

五山志林
一



五山志林一



五
山
志
林
一

羅天尺
撰

中
華
書
局

五
山
志
林

二

羅天尺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五山志林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嶺南遺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序

機緘之所流露。豪雋之所吹噓。極乎動輒不齊之致矣。將欲廣其聰明。恣其考鏡。端賴有外史方志爲之紀其實。而存其跡焉。南海一大都會。而登陵。拱北。安東。梯雲。華蓋。五山。閒。尤所稱氣象盛衣冠之境。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詭制殊形。千變萬狀。迭見于其閒。劉熙釋名曰。記。紀也。紀。識之也。又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滅也。五山之故。重有賴夫書而記之者矣。孝廉羅君履先。五山中之文獻也。生平嫖修練要。揆藻揚芬。領袖羣英。楷模多士。于其地之前言往行。遺文軼事。舉夫聲名文物。政教風謠。下逮蟲魚草木。與居與稽。而得之見聞者。筆于書記。藏之篋笥者。壽于聚梨。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羅君固已爲其難焉者矣。歲庚午。余承修順德邑志。于所輯五山志林。多所掇取焉。因嘆其嘉惠藝林者。非淺鮮也。揚子有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披其記載。考其動輒。聞可廣。約卓可幾。是將與荊州記。吳越春秋諸書。同發南國之英華。而爲瑞世之瓊瑤矣。凌江胡定撰。

余年十七應府試五羊。日竟十三藝。得忤疾。掩關石湖。瘦量山房者十四年。先大母梁夫人。局弄箇閣。置四子書。不得讀。日抽案上散帙。裨官野史。以消永日。自念太史公周流天下。乃獲著史記。余局斗室中。動十數年。無從閱歷。得古今天下掌故。而錄纂以成一家言。身所未歷。不可徵信。遂于邑中近事。耳聞目見者。輒錄投敗篋中。雍正六年。詔天下纂修大清一統志。余邑大夫柴公。謬探虛聲。命與諸君子編輯局中。未閱月。藩憲王公檄爲省局分校。屢辭不獲。在局三閱月。又以多病不任事。荷總局庶常魯公放歸里塾。兩次從事。雖未有所撰述。而得備覽其中嘉言懿行。心有所欲。輒自私錄一冊以歸。蓋亦耳所習聞。目所習見。可以傳信者也。十年間。省試公車之暇。授書馬寧。錦鯉。羊額諸塾。爲甘肅計。村莊無事。遂得理其前後所錄。畢註之冊。合前朝國朝爲八卷。內有標題。名曰五山志林。要皆敘述舊聞。組緝名論。竊比鈔胥。閒有論著。亦明向往。非敢有所予奪于其閒。總以誌吾病閒之歲月已耳。乾隆辛巳中秋日。書于石湖之難度軒。時年七十有六。百藥居士羅天尺撰。

五山志林

總目

卷一

述典

卷二

識今

卷三

談藝

卷四

傳疑

卷五

闡幽

卷六

五山志林

總目

五山志林 總目

紀勝

卷七

辨物

卷八

誌怪

五山志林卷一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述典

登於史、典也。登於郡邑乘、典也。宦斯土者、生斯土者、客斯土者、斯土巾幗而鬚眉者、登諸史冊、美不勝收。鐘鼎既銘、不入免園之冊可也。而取法貴近、見琴見夢、不若對懿行、捧嘉言、入寶山而空回、對熊蹯而食指不動、非情也。爰錄一二、志予向往、且以示論古者。母曰韓山片石堪對已哉。

衣中詩

不爲逆監腐童子

迎宴不許謁家廟

賢璫

疏秋壑誤國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諫迎生佛

桃源賊雙死節

議禮廷杖二諫臣

勸舅化夫

牆壞不脩

瓜大于蛤

何恭人

孝友無名姓者

出喉不卽死

乞宥練子寧黨

柔遠祠

禁淫祀

沈公摘奸

化民

六自僧

報嫂

父子直節

奪回擄口

展誦忘饑

通民隱鼓

鷄鳴山祠

平步六逸

斥奄黨

黃女官

逐宦者

衣中詩

邑志述聞云。王清濟寧衛指揮。黃蕭養攻圍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閒。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桃源賊雙死節

邑人梁奎、區瑞，同時爲邑諸生，並有文名。奎從江門遊，甚見推重。以孝友聞。趙督學表其堂曰愛日。舉於鄉。判袁州。值桃源賊數十萬薄城，將奔皆怯伏。奎拔劍斫案，誓殺此賊，挺身出戰。遂遇害。瑞負氣節，數觸教官，銜之。密于班簿中註瑞不到，能爲吏尉德興檄修萬年縣城，版築方具。桃源賊突至，且城且戰，相持數十日，力竭爲賊擁去，欲降之。瑞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寧從鼠輩耶？」至死罵不絕口。事聞，各難廕一子。奎子世衡，八品官。瑞子健，古田典史。御史姚淦雙表其門。邑人祀於崇義祠。石洞曰：奎死袁州，瑞死萬年，故志不錄。祇於子賞官見之。豈少之哉？以死勤事，祀於其所可也。劉義稱龍頭人，故並祠。然與史多不同。余弗詳之矣。尺按石洞志：奎瑞之祀袁州萬年名宦宜也。雍正閒，樓攝縣，儼以余祖羅忠於黃賊蹂躪時，上書捐地建邑，爲有功，則宜祀。詳請兩院，得並祀崇義。起石洞於今日，當稱允協。而省志以邑無新志未入，亦缺事也。

不爲逆監腐童子

邑志云：黃著字子誠，龍江人。起家進士，知安溪縣。以堪治劇，調秦興。逆瑾檄揚州縣腐童子三百，不聽。擢戶部主事。武宗親征，充前道督餉使者。賜斗牛服，管卽中以足疾歸。天尺曰：吾粵南漢劉鋹，宦者用事，多腐狀頭，執役禁中，以媚漢主。後宋潘美平粵，鋹降，宦者羣盛衣冠以見，美曰：此輩掾人多矣，盡職之，夫不奉命掾人者，即可殲掾人者也。快哉。

議禮廷杖二諫臣

邑人劉士奇、張燦，性皆抗直。士奇官刑部員外，燦官禮部員外。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以上欲稱孝宗爲皇伯考，相率赴左順門哭諫，上怒，收繫獄。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廷杖。士奇、燦俱廷杖，而燦竟死。僅年三十八。士奇後出知梧州，多異政，而燦生平事尤奇。燦字景川，善昭孫也。爲諸生時，里豪僭其祖墓，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祖墓得歸。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更不能容人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拳之。嘗謂見義勇，不顧其身，惟吾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石洞曰：「或傳燦兒時有妖降其家，語他日登第除拜，悉驗。戊寅，諫大禮，先一夕復來止之。燦不聽，神怪之談，縉紳不道，信然。斷而能行，鬼神避之，燦不愧乃祖矣。」

迎宴不許謁家廟

邑人梁亭表，中萬歷鄉魁，知南安府。張獻忠陷南康，飛檄諭降，表誓以死守。甲申，聞京師變，痛悼得病而卒。子若衡，舉崇禎庚午鄉試，令永福，流寇陷湖廣，桂林大震，衡泣與母訣，誓以必死。俄遷左州守，會外艱，訃至歸，未幾，故閣部陳子壯舉兵向城，制府修養甲知衡與閣部爲郎舅，逼致書招降，不從。遂見殺。衡子宗典，中順治甲午舉人，迎宴日，母陳氏叱詫不令謁家廟，母卽雲淙先生妹也，可謂賢母矣。豈惟無愧于兄，亦可對翁夫而無忤者歟。

勸舅化夫

石洞志云：馮氏者，龍津歐公池妻，其夫嫡子兩伯兄皆庶出，舅欲厚其財產，先召馮諭之。馮曰：「嫡庶子爲

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皆三年。馮曰：三子皆大人所生，服既無別，財產其可有別乎？若是非妾所願，亦非後人福也。舅嘉歎而從之。徐氏者，龍頭梁亞三妻，其夫偶與惡少往來，將謀爲盜，徐竊知之，一日置雞酒飲食其夫，夫辭醉飽。徐曰：隻雞斗酒，用之不盡，何苦舍生爲非？其夫感悟，不與偕行。後惡少事發伏罪，其夫獨存。

賢瑤

廣東舊志云：陳準者，順德北水堡人。景泰閒，進爲內侍，給役內廷，不好用事。曩朝廷設一坐於東華門外，號曰廠，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綱紀，羅致百僚，縉紳氣奪，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以準爲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罪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爲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殺。

牆壞不修

通志云：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長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手牆屏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祥自後歲時泣拜于屏下。歲久牆壞，人令毀之。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亦不復娶。

疏秋壑誤國

邑歐虞部集云：余七世祖九峯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翬、吉水鄒鳳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

闕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不報遂去闕書院講學於家有詩集十卷

瓜大於蛤

石洞志云張拱辰尙氣節罷官居鄉有獻百金爲壽而請關說者託族子以聞屬拱辰耘瓜族子示金曰有貨如蛤何苦耘瓜爲拱辰曰吾瓜大於蛤也妻子幾不能給御史陳聯芳表其里曰清白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明朝洪武初法嚴峻人莫敢爲郡學諸生黃連人何昌者能文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爲縣學生豪長者爲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能者登庸貴矣何免爲遂代兄爲南海縣學生南海分立順德遂爲順德縣學生未幾中式知麗水縣有政聲

何恭人

邑志雜記云宋羊額何世忠妻李氏以粟餉軍封恭人賜山田以葬今番禺何大山其墓也所謂野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者耶

諫迎生佛

鍾曉字景陽龍江人也少沈毅鄒智之謫石城也邑令構謫仙亭居之曉師事焉中鄉舉爲御史劾參政王奎參議黃泰白金僉事李淳皆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持論侃侃與昌黎千古同轍未幾爲忌者所中出爲瑞州同知居官三十年窮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矣比鄰惡其蔽卽裁其楹世人得一

命而以武力加於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死後。邑令沈鐵。白兩臺表之。謂居官著謬謬之節。處鄉有恂恂之風。天尺曰。其汝慙之風。類歟。子千字。君錫。亦鄉舉。亦瑞州同知。瑞俗。上元昇佛出遊。駭動人民。靡財不可勝數。千出遇之。毀其像。杖僧還俗。遂毀淫祠。沈令稱之兩臺曰。父子濟美。不愧也。

孝友無名姓者

舊邑志云。洗二者。龍津人。與兄俱孤貧。鰥獨。兄年五十。雙瞽。二取魚蜆爲養。丐得餒餘。先以奉兄。寒則分衣。事之十餘年不衰。兄死。哭之甚哀。鄉人爲具棺殯於荒坵。葉志云。梁亞翼。縫人也。不知其姓。容奇。梁觀成以爲子。稱梁亞翼。觀成中年癱瘓。亞翼敬扶持之。中裙廁。身自浣滌。未嘗倦。作藝以養。猶舊志之洗二云。天尺讀志至此。而感泣。孝弟庸行。士夫讀書者能之。不足奇也。而讀書爲士夫者。多以文義緣飾。至性反見於乞丐賤隸。能無赧乎。余觀列傳後多載其子孫達者。爲祖父食德報信有之。而傳可想也。昌黎賢者。受諛墓金。老子恥與韓非同。則洗二。亞翼之出於公論也。更絕哉。

出喉不卽死

和州刺史黎宏業。字孟擴。吾邑馬涇人也。登天啓賢書。乙亥。流寇張獻忠。自廬陽屢掠其鄙。宏業具方略上道臣。不省。乃率士民壘城浚濠。除夕前一日。賊十萬躡其鄉。突城。宏業喋血登陴。士民咸效死。賊且去。會大雪。潛運蘆中縱火。守者驚救。而賊自北門騰入矣。宏業巷戰不勝。還州堂北面拜曰。臣力竭矣。引佩刀自剄。喉出不死。拭血書一絕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家人扶救。